

因扬州曲艺结下的文学缘

——汪曾祺与丹麦汉学家易德波谈片

□ 金实秋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汪曾祺曾与丹麦女汉学家易德波有过交往,为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易德波,原名易伯克·卡尔达娜,易德波是她的中文名。她1945年出生于丹麦的利波市,在法国巴黎大学读书时即攻读中国文学,并撰写了学术论文《扬州语言音乐和古代隋唐广韵的比较》。1980年、1984年先后来华了解和研究中国文学。1986年11月3日至6日,她与汪曾祺都参加了在上海金山宾馆举行的“中国现代文学国际讨论会”。讨论会期间,易德波认识了汪曾祺,并与汪曾祺就扬州评话的问题进行了交谈。为支持帮助易德波的学术研究,汪曾祺向她介绍了陈午楼和陈汝衡。

陈午楼是汪曾祺的老朋友。当年汪曾祺在《说说唱唱》编辑部负责日常工作,用邓友梅的话说“是老舍、赵树理的大管家”;也正如黄永玉所言,汪曾祺“编他的《说说唱唱》很得喝彩”。他与民间文学工作者和爱好者有广泛的联系,陈午楼就是其中之一。陈午楼与扬州曲艺艺人颇有交谊,掌握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对扬州评话的研究较为深入,所以汪曾祺向易德波介绍了陈午楼。上海的讨论会结束后不久,易德波便专程去了扬州,并在扬州停留了一个星期。不知什么缘故,她没有见到陈午楼。1989年,她第二次赴扬,这次在古城一住就是三个月。在此期间,她与陈午楼见了面,还在陈午楼的陪同、帮助下,走访了十多位扬州曲艺艺人,大街小巷留下了他们无数次骑自行车的身影。此后的三十多年里,易德波竟然到扬州达七十八次之多,其间还到访过汪曾祺的家乡高邮。

在陈午楼等扬州文化学者和曲艺艺人的帮助支持下,易德波陆续编著出版了《永远的说书人:现代中国说唱文学》(与陈午楼合作,书名又作《中国说唱与陈汝衡》)、《扬州的生活方式和娱乐活动》《扬州评话探索》等多部著作,被学术界认为是有史以来西方学者对扬州曲艺和口头文化做出的最深入的研究成果。不仅如此,她还持续四次邀请扬州评话艺人去西方演出,为在世界艺坛传播弘扬扬州曲艺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易德波没有忘记汪曾祺、陈午楼及扬州曲艺艺人给予她的扶助,她在《扬州评话探讨》的“前言”中有两段话,由衷地表达了她的感恩之

心和缅怀之情。她说:

某一次的巧遇对我来说是特别重要。早在1986年,作家汪曾祺先生在上海举行的一次座谈会上,对我提到了扬州陈午楼教授的名字(而与陈教授的见面,却是三年之后的事,……)。

在扬州艺人的环境里,我得到的友情和支援是我从来都不能想象的。把毕生精力献给扬州评话研究的陈午楼先生,毫无保留地用其所知来支援我的研究,并且像对待女儿一样帮助我。

汪曾祺还向易德波介绍了陈汝衡。陈汝衡其时为上海戏剧学院教授,是著名的曲艺理论家,所撰之《说书史话》《宋代说书史》《陈汝衡曲艺文选》等,为曲艺界的重要著作。易德波与陈汝衡当有所接触,但时间不长,因陈教授1989年就去世了。陈午楼与陈汝衡既是同乡,又有同好,交流较多,交谊颇深。易德波与陈午楼合作所写的《中国说唱与陈汝衡》一书,不仅具有学术性,还带有一定的纪念性。

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汪曾祺全集》中,有汪曾祺于1990年3月19日给陈午楼的一封信,信中说:“我86年在中国现代文学国际讨论会上见到易德波女士,她向我询问有关扬州评话的一些问题。我觉得一个挪威人(应为丹麦人——作者注)有意研究扬州的评话,很有意思,就向她介绍了陈汝老和你。想不到她后来当真跑到扬州找到了你。洋人治学,大都很有钻劲。不过外国人谈中国事终是隔了一层,她能否写出比较有分量的文字,我有些存疑。”现在看来,“很有钻劲”是说准了,至于“有些存疑”,若汪先生地下有知,可回眸一笑,完全消除矣!

现在有必要补说一下杜海了。在着手写这篇短文前,我特地与杜海通了电话。因为,汪曾祺写给陈午楼的那封信的原件,是陈午楼委托杜海转交捐赠给高邮汪曾祺纪念馆的。

杜海是我的老朋友,曾任扬州市作家协会主席。任职期间,曾多次接待过易德波,还陪她采访过不少扬州艺人。易德波与杜海闲谈时曾说到过汪曾祺,说她在认识汪曾祺之前,就看过汪先生参与编辑的《说说唱唱》。在上海是第一次见面,她对汪先生印象很深,说他喜欢眯起眼睛看人,笑嘻嘻的,是一位和善可亲的老人。

说到陈午楼,杜海话更多了。陈午楼在扬州职大任教时,杜海是他的学生。陈老师很喜欢这位尊师

长、重情义又喜好扬州曲艺与文学创作的年轻学子,他们持续了几十年的师生之谊。所以,陈午楼才在病危之际,把捐赠汪曾祺信一事郑重地嘱托给杜海去了此心愿。杜海听陈午楼说过,他与汪曾祺是老朋友,汪曾祺编《说说唱唱》《民间文学》时,就与其有联系,还向他约过稿子、通过信,交流商讨过有关扬州方言、扬州曲艺方面的学术问题。陈午楼很尊重汪先生,与杜海闲聊时若提起汪曾祺,总是那么真切,那么亲近。

易德波也与韦明铤几次谈及汪曾祺。韦明铤是知名的扬州文化学者,对扬州文史研究甚深、著述颇丰,被誉为扬州文化的守望者。他对易德波的扬州曲艺研究多有支持,易德波请教相关问题或求助相关资料,总是尽其所能,易德波很是感动,以至在广陵书社所出版的《说书:扬州评话的口传艺术》后记中,她也要标明:韦明铤“为本书策划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思路”。易德波曾告诉韦明铤,她见过汪先生,对汪曾祺的作品有兴趣,对高邮也有兴趣。他们在谈及高邮到扬州的运河小轮船上卖唱的扬州曲艺艺人时,韦明铤告诉易德波,汪曾祺小说《露水》写的就是旧时小轮船上扬州清曲艺人的卖唱生涯。易德波还问过韦明铤,汪曾祺有没有写过评话;韦明铤说没有正面写过,但在小说《皮凤山揸房子》中,一开头就写了一段扬州评话《清风闻》中的皮五辣子皮凤山。韦明铤还陪同易德波到高邮去采访扬州评话名家康重华,他们在汪先生的家乡转了转,走到古城南门老街时,韦明铤指着路旁的一幢两层小楼调侃说:“武松杀西门庆的狮子楼就是这样。”易德波会意地笑了。易德波对扬州评话的痴情,达到非常深的程度。她到扬州很多次,韦明铤亲眼看到她从一个金发女郎变成了亚麻头发的驼背老太。其间到高邮的次数,肯定不止一次。

在易德波的“前言”中,她还提到了李荣。她说,“早在做此专案的初期,我就访问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荣教授,并与他进行过讨论,他给了我极大的鼓励并向我推荐了一些扬州方言学方面罕见的书籍。”这位李教授,是汪曾祺在西南联大的同学、挚友;李荣、朱德熙和汪曾祺三人是亲如兄弟的知心知音的“铁哥们”。李荣是著名的语言学家,在汉语音韵学、语法学、方言学等研究方面有优异成果和极大贡献。易德波虽未提及访问李荣为汪曾祺所介绍,但我揣度极有可能是汪先生之书面引荐或口头提及;因为,汪曾祺不但熟知李荣其人其学,且他又是一位乐于助人的“老头儿”。虽目前尚无证据,但亦非我凭空臆想,且留此存照,以待考证耳。

很有趣。前者说地域,也含学术流派,后者明血脉,也特指王家四代皆为进士,学问基因代代传递,同时无疑又褒扬二王既对训诂学有继承,更具有丰碑式创新,披荆荆棘做学问,勇开一代学术新风。

清代的学术颇见进展,训诂学即是其一。高邮之行,笔者不仅有幸与睽违半个世纪的老同学见了面,还跟传统文化打了个照面。我们听讲解,老同学朱延庆不时地适当补充内容。他为高邮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当地的几块文言碑文都是他亲自撰写,开了我们眼界,让我们对老同学顿生敬意。在王念孙王引之故居前品读楹联,又仔细阅读故居诸多文字,以及很耐读的不少其它楹联,回眸往圣先贤的文化功德,实在是一次文化的自我充实和洗礼,身心俱觉愉悦。

高邮的秋天是美丽的,而这里代代绵延的文脉,从许多内容丰富的楹联即可得以体验和见证。

感知喜怒哀乐 洞悉生活本质

——散文集《恰似苔花开》后记

□ 张爱芳

夏日傍晚,一处农家庭院,暑气已经消散,一位中年男人正在忙着纳凉前的准备工作。庭院的一处墙角放着一台小收音机,一个小女孩坐在机凳上津津有味地听着《三国演义》。

那个小女孩就是我。那些年父亲的小收音机给我输送了多少丰富多彩的故事,我已经记不清了。为了能看到自己喜欢的《山海经》《故事会》《少年文艺》等,我还会经常在夏日的午后,顶着毒辣辣的阳光,跑到几公里外的老姑姑家。一路上人烟稀少,路边的河流,远处的田野都静默着,偶尔会传来几声布谷鸟叫,我心无旁骛,只顾埋头赶路。老姑姑家旁边有一位老爷爷常年在那摆摊,只要花上几分钱就能坐在那里看个够。我常常看入了迷,等到老姑姑来找我,才依依不舍地从书本中抬起头,极不情愿地跟她回家。文学的种子是不是那时候就播在了我的心田?

成年以后,工作的繁忙,生活的琐碎,渐渐磨淡了文学的梦痕。2020年,我的生活道路忽然拐了个弯,文学的种子复又在心中萌芽。我的脑海里像是长了一张嘴,急于要抒发。于是,我拿起了笔。写身边人身边事,写所见所想所思。我就像一位初学刺绣的绣娘,不敢把自己拙劣的作品公诸于众。我从手机公众号中认识了《同步悦读》这个平台,悄悄地给它投了稿。第一篇文章发表时,就像小时候拿了奖状那样兴高采烈,默默地独自一人走到高邮湖边,尽情地释放着内心的狂喜。

渐渐地,我开始大着胆子给纸媒投稿。《高邮日报》《扬州晚报》这两份家乡的报纸给予了我莫大的自信和鼓励。接连不断的发表增强了我的创作激情,写作成了我的常态,一天不写就手痒。投稿的范围扩大了,我的文章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飘向全国各地,《少年写作》《青年文学家》《牡丹》《三角洲·沙地》《羊城晚报》《楚天都市报》《山西工人报》《春城晚报》《潍坊日报》等杂志、报纸开始刊登我的文章。

我写父亲,父亲铺砌码头的专心,父亲掰得高瓜的喜悦,父亲教我游泳时的不厌其烦……一幕幕浮现在眼前,恍若昨日。我写《年趣二三事》,童年忙年时的兴奋立即从内心深处滋生出来。进了腊月门,爷爷奶奶开始张罗着磨豆腐做米酒,爸爸妈妈忙着杀猪吊笋,一直忙到腊月二十六,最隆重的事——蒸馒头就盼来了。爷爷慎重又愉快地反复调试着馒头酵子,爸爸强壮的双臂搬着蒸笼来来去去地

走着,奶奶和妈妈则在爷爷的指使下打下手。我仿佛拿到了一把开启时光大门的钥匙,打开了通往童年的时光隧道,霎时,那热气熏天的场景立即呈现在我的面前,童年的快乐从笔端流进我如止水般的中年内心。我写病友,没有同情和悲悯,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尊重。他们对生活的热爱,他们对生命的珍爱,有什么理由不让人敬仰?我们每个人都向死而生,他们教会了我面对生活磨难的正确态度。我热爱大自然,天上的一朵云,地上的一棵草,都会让我感动于生命的奇妙与欣喜。我还喜欢看鸟儿在空中自由地翱翔。搬入新居后,我得以跟鸟儿们共处于一个空间,偌大的平台成了它们觅食休闲的场所。我跟它们分享米饭水果,它们由警惕变得放松、变得与我亲近。看它们悠闲地啄着我喂的食物,我的心中有说不出的喜悦。一天,我正在客厅写作,一只大喜鹊飞来叩击厨房的窗户,我站起身,它却飞走了,当我重新坐下,它又去叩击另一扇窗。我连忙拿了一只苹果,扔到厨房后面的平台上,不久,两只喜鹊开始啄食苹果了。人与动物的相处原来可以这么和谐。这是一种怎样的美好啊!一篇《我的鸟儿“亲戚”们》就这样诞生了。

浏览自己的文字,从稚嫩笨拙到行云流水,恍如一位孩童从慢慢学步到稳健迈步。每一篇文章都像是自己的孩子,从孕育到出生,不管是丑陋的还是漂亮的,在我这位母亲的眼中都视若珍宝。它们是我的宝贝,是我用心血浇灌出的果实。我看见自己坐在电脑前,十指飞舞着尽情地书写,那时候的我是安静的、忘我的、享受的。

我出生于桂花开放的时节,每年生日,整个城市都浸淫于桂子香中。我喜欢在厨房里边忙碌边闻着穿越窗户送至鼻尖的桂香;我也喜欢站在树下静静地听那花开的声音。那米粒般的不起眼的桂子,却在不经意间蓬蓬勃勃、香气弥漫,这何尝不是一种生命的惊喜!我想起袁枚的诗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一路走来,尽管我文学创作的禀赋浅薄,却总能得到文友们的关照。他们鼓励我深入思考、创新手法,把生活中那些鲜活的真实事例转化成富有感召力的人物故事,为文学创作准备好原材料,使我文学创作激情和活力迸发。

都说岁月无痕,可时间是有脚的啊!愿文字让我在时间的脚印上留下美丽的痕迹。

火红的司徒小镇

□ 陈正祥

等宠物灯在街旁灿亮,好像在列队欢迎游人。灯光把街上照得通红,真正的夜市千灯!因为老伴生肖兔,她走到兔灯旁,高兴地拍下一张照片。大家异口同声,夸司徒小镇夜景漂亮。

导游介绍说,美食街有千种小吃,百种面食,建议由各人根据爱好,自由选择。我早知山西刀削面有名,来到一家刀削面店,和老伴各点了12元一碗的肉丝面,味道好,分量足,果然名不虚传。晚餐后,来到彩灯齐亮的镇中广场,腰鼓队正在表演,我们一边看一边拍照。正看得入神,重点节目——大型煤铁山水实景剧《千年铁魂》“打铁花”已经开始排队入场,连忙赶来排队。“打铁花”节目确实精彩,不是想象中简简单单的几点火星,而是火花成团,喷向天空,五彩斑斓,绚丽夺目。

司徒小镇火,铁花映天红。

好友朱延庆今春就邀约去高邮,终于秋天成行。

我们到了高邮湖岸边,领略了那浩瀚无际的烟波,归舟的唱晚,还有那“皇华”古驿站的历史沧桑。自然也不可不上文游台,徘徊于桂花飘香的森森庭院,人们都会想起高邮著名词人秦少游那句对爱情的经典解读:“两情若是长久时,岂在朝朝暮暮”(《鹊桥仙·纤云弄巧》)。

此次高邮行更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是二王故居,就是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住过的老房子。父子俩铜像立于庭院里。二王都是清代训诂学即文字学学者,且是集大成者。诂,推求字词本义;训,说明引申义。叶圣陶说,所谓训诂学,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语文学加音韵学。我们在房前屋后看,其柱子上的两副对联引起我的注意和兴趣。西厢房门前立柱上有高邮籍大作家汪曾祺写的隶书墨宝,“一代宗师千秋绝学,二王余韵百里书声”。其笔